



余明鋒新作透視技術時代迷思

探究大問題的哲學

近十多年來，哲學，特別是西方哲學，在高中與大學風行起來。華文哲學普及讀物推陳出新，媒體和輿論亦充斥着「哲學討論」和「哲學普及課」。哲學興趣也許來自當代普遍的空虛感（見下）。令人嘆惜的是，不少要不是主題狹隘、欠缺原創性、並以拾西哲牙慧為榮，便是流於學究。某位以德國哲學專家自居的「退休教授」，數年前發表「（德國當代思想家）哈伯馬斯不過是二級哲學家」之「偉論」，更是學界公認的笑話。

所以特別樂見同濟大學余明鋒先生新作《還原與無限：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》之出版：如斯作品，能正視聽，惠及學子。作品既大膽探討令人關注的當代社會問題、引導迷失於科網與資本主導的績效社會中的我們反思人生意義，亦是值得所有有志探究哲學的年輕人細讀之啟蒙讀物。如作者於引論中所說，它是「一種頗為另類卻又切題的哲學導論」。

◆文：李雅言



◆余明鋒



三部曲透視「技術時代」

此書既容易閱讀，也不容易閱讀。說容易，因為在技術時代所出現的種種現象與問題，以及這些問題帶來的困惑，我們很難不會有共鳴。說不容易，因為雖然作者落筆已經盡量簡潔，並將「學術成分」託於註釋，但正文仍無可避免需費勁認識和拆解的概念。無他：哲學是認真的思考活動，不是譁眾取寵的文字娛樂。

新作乃是作者三部曲的首部，目的是闡釋「技術時代」問題的產生背景、運作和根據。但不能只提出問題而不思考解決方法。所以接下來的第二部，主旨是提供一個不倚靠還原論的知識體系架構。這就是「技術時代的認識論」。如上所述，還原論把複雜的人類活動、思想和情感消縮簡化，磨掉我們的生存價值。在技術時代的大環境下，我們可以如何重找生存價值？所以最後一部，主題則是「技術時代的存在論」。余明鋒這三部曲構想宏大，其影響力自有公論，但在叫囂着「哲學已死」的年代，竟有「青年學者」（借用書封對作者的介紹）能提出發人深省的思想體系，實在讓人鼓舞。

作者把當代稱為「技術時代」。技術時代背後有三隻「推手」：資本、科學、科技。三隻推手互相依賴、互相深化、不能脫鉤。科技由資本驅動，把我們的日常生活「科學化」的提升；科學需要資本和科技的支持來發展，所以亦由資本和科技主導其發展；而科技與科學，則是資本繼續壯大的渠道。

先談談科學發展：讓我借這二三十年來興起的認知神經科學（cognitive neuroscience）作例。磁力共振照像技術之發展，讓大家一窩蜂鑽研大腦如何運作、產生人類認知。換而言之，通過「照腦技術」來探究人類認知過程，很快便成為了研究人類認知的「領先研究範式」。可是，人類思維與大腦「機械層面」運作之關係，至今仍充滿爭議：這是心靈哲學（philosophy of mind）的範疇，在此不贅。然而從事炙手可熱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，能確保研究員獲得經費和發表賴以維生的論文。至於研究的問題有否深度和意義，則屬次要考慮了。

從前，老一輩教授會苦口婆心勸後輩，先玩好這個學術遊戲，直至通過評核，拿到終身教席之後，再伸展一己學術抱負。但這些老教授也許沒有預料到，學術遊戲最終也會把「終身教席」系統吞噬。為什麼？余氏引述利奧塔《後現代狀態》來闡釋：「那些不能證明自己對優化系統性能

作出了貢獻（哪怕是間接貢獻）的研究機構將被經費的洪流所遺棄，並且注定要衰弱下去」，而「在這樣一個系統中，大學的任務不再是培養有理想的獨立人格，而是能夠適應生存競爭的人力資源，為系統運轉輸入新鮮動力。」科研和科技都並不是中性的：利益和潮流迫使每位從業員「埋堆」。

「資本—科學—科技」這個三位一體的結構如何成型並為人類帶來危機，必須從宏大的歷史角度去審視。本書仔細分析，人類對科學和科技的理解和演繹，在人類思想史上曾有關鍵性的轉折；技術時代的來臨，並非出於偶然。

「內卷」與「躺平」

「學術遊戲」是當下社會潮流的一個縮影。我們談談在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的智能科技如何？在這個年代，我們難免會問，人類，還是人類發明的機器以及為機器服務的規章系統，才是人類生活的真正主人？看看你對以下分析有何感想？

「『智能』手機（尤其方寸之間的芯片）的研發，確如尼采所說，是『最高思考力的產物』。可這種智能在帶來便利的同時，也使得使用者慣於調動『那些等而下之的、無須思考的力量』，亦即屏幕上的點點劃劃。智能則對絕大多數使用者保持為黑箱，我們所能有的僅僅是抽象的

『終端體驗』。並且機器越是智能，使用越是便捷，終端體驗者也就有着越發愚蠢的危險。」（頁100）。

所以，導航讓人不再懂找路，電子產品令人不會再好好寫字。

說本書是「另類的哲學導論」，是因為作者剖析技術時代時，同時引導讀者帶批判性去認識和理解先哲理論。十九世紀中葉，尼采提出「上帝之死」一說，即是西方基督教主導的思想瓦解，而人類眼前只有兩條道路，即超人（der Übermensch）和末人（der letzte Mensch）。既然上帝並不存在，從前只能通過上帝救贖而獲得生存價值的人類，現在價值又何在？人類可以選擇成為「超人」，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；也可以成為「末人」，毫無意義的存在着。技術時代中人類發展，把我們推向末人那端。除了讀先哲，本書還帶領我們去讀當今思想家。韓裔德國學者韓炳哲所提出的「倦怠社會」（Mudigkeitsgesellschaft），在內地特別受關注；內地近年流行的兩個詞語「內卷」和「躺平」，按本書分析，實是技術時代導致的兩個極端現象。

人性危機

書題《還原與無限》中的「還原」，指的是把複雜的人類活動、思想和情感消縮簡化，以便納入技術系統操作。（舉個簡

單的例子：吃完飯、上完課、到無論公營還是私營機構辦完事，我們都被要求作出各式各樣的「用戶體驗評估」，以便各種「平台」分析「數據」來「提升我們未來的體驗」。這種「還原論」就是三位一體結構的運轉邏輯。但抽離的人性，並不是人性。尼采擔心的普遍奴隸化、海德格提出的被訂置狀態，以及馬克思討論的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，在技術時代找到了交匯點：「人的抽離乃是人被簡化為一個個慾望的和逐制的原子」。

還原論為何能成為技術時代的運作模式依據，即方法論？這條問題，我們可以通過分析笛卡兒的思考來解答，因笛卡兒對科學革命之影響舉足輕重。他確立理性作為一切知識來源的絕對優先性：除了先於神學與古哲教條，還先於日常感知。但這種優先性只能建基於「製作」。要求客觀和抽離感知思維的自然科學，講實證、能生產，為人類幸福帶來的成果有目共睹，而道德與價值觀卻虛無飄渺，看不見、觸不到。所以自然科學是「為人類謀福祉」的不二法門。所以「為人類謀福祉」這神聖的任務，最終落在技術專家身上執行。然而，「何為人類福祉」這個不應只是哲學家問的問題，卻被日益自強的技术系統置之不理，結果感知和人類尊嚴便都被摒棄在系統之外了。技術系統無約束的膨脹，便是書題中的「無限」。

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 由個人文集出發談史學追求

由三聯文化基金主辦，由鄭會欣主持、楊天石、王奇生主講的「我的學術之路與近代史研究」講座日前舉行。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以個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——「楊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種」的出版為契機，向讀者分享超過半個世紀的治學經歷與心得，並展示一代學人以史家之筆在寫出近代歷史人物原形與功過的嘗試。

楊天石以87歲之齡共出版60多本著作，其中14本是經三聯出版。他回憶了自己的學術經歷，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時他專攻中國文學，研究黃遵憲、南社等題材，並寫作舊體詩和新體詩；後來研究興趣從中國文學轉向中國哲學，大作《王陽明》初版更印至30萬兩千冊；1978年4月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後，又轉向研究中國近代史。2008年至2017年其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四冊《找尋真實的蔣介石》，是為今日讀者所見「楊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種」之基礎。

楊天石論述了自己的四點史學追求：不說一句假話；最充分、最大限度地收集資料、掌握資料；有褒貶意識，褒揚真善美，批判假醜惡，總結歷史經驗，從而改造社會，推動歷史和人類進步；有問題意識，善於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，勇於並善於解開歷史之謎。

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王奇生講述了他與恩師楊天石的結緣之路。1988年王奇生武漢大學碩士畢業之後至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，大概1990年楊天石前去查檔，內容主要關於蔣介石日記摘抄。1997年，楊天石邀請其至近代史所做博士後研究，王奇生畢業之後留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繼續工作。從1997年到2008年調至北大歷史系，中間12年中兩人幾乎天天可以見面，隨時聊天，分享學術知識。

王奇生認為，楊天石在非常時期都沒有中斷學術研究難能可貴，更以「中國知識分子最後



◆楊天石「我的學術之路與近代史研究」講座日前舉行。攝影：胡茜

一代通才」評價其橫跨文史哲的寬廣學術視野。在王奇生眼中，楊天石的研究特別重視歷史人物，重視歷史的謎團、關鍵節點；同時特別善於挖掘資料，講究實證、考據，求真求實，文字表達平實但有吸引力。

在讀者提問環節，楊天石回應了自己為何未對袁世凱做專門的人物研究、中山艦事件中的陳洁如《回憶錄》和陳公博《苦笑錄》是否可靠、寫王陽明時有沒有提到佛教和禪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、太平天國領導層等級制度的原因等議題，更以康有為「圍園殺后」事件之檔案說明讀史、寫史時不能輕信回憶錄、日記，應在各種史料中去偽存真的立場。

「楊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種」為其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個人文集，包括《晚清史要》、《帝制的終結：辛亥革命簡史》、《民國風雲》、《孫中山新探》、《蔣介石及其日記解讀》（五卷本）、《思潮與人物》六種，共十卷，總計超過三百四十萬字。文集在時間上貫穿晚清至民國，內容上涵蓋近代的政治、軍事、思想、文化、人物等範疇，對近代重大的歷史事件、重要的歷史人物（如蔣介石、孫中山、袁世凱、黃遵憲、錢玄同、胡適等）、重要的思想文化的研究均薈萃其中，語言清新、史料扎實、主題廣博、研究精深，是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結晶。記者：胡茜

簡訊

《閻崇年文集》首發式在京舉行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）在「4·23」世界讀書日到來前夕，首都圖書館「四合書屋」揭幕暨《閻崇年文集》新書發布會於21日在北京舉行。活動現場，著名歷史學家閻崇年將全部個人藏書無償捐獻給首都圖書館，同時首都圖書館仿照閻崇年家中書屋風格復建「四合書屋」，用於收藏贈書。當天，26卷本《閻崇年文集》正式由華文出版社編輯出版。

閻崇年1934年生於山東蓬萊，北京社科院研究員，著名歷史學家，尤其對清史、滿學和北京史有深入研究。閻崇年曾在中央電視台《百家講壇》欄目播講「正說清朝十二帝」等節目，引發廣泛影響和高度關注。閻崇年個人專著包括《森林帝國》《努爾哈赤傳》《清朝開國史》《故宮六百年》等。

4月21日，閻崇年將個人藏書一次性無償捐獻給首都圖書館。據悉，開架閱覽文獻約4,000冊，包括史籍檔

案、研究專著、個人資料和友人簽名贈書等。作為首圖「名人書屋」系列專藏，首都圖書館於北京地方文獻閱覽區內復建「四合書屋」。「四合書屋」是閻崇年書齋名，取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己合之意，亦是閻崇年從治史治學中總結出的人生哲學。

閻崇年在現場致辭時表示：「我一生積累了數萬冊圖書，如今我已90虛歲，總要給這些書找個歸宿。人到了最後骨灰是物質的，靈魂歸處則是書房，而這個書房流動起來才對。這些藏書是我在國內外各地收集的專業圖書。我將這些書捐給首圖，我的書房從私有到公有，為大家開放，來這裏的讀者都可以享受閱讀了。如今書有地方存了，我的這個靈魂歸處的夢想也實現了。」

活動現場，閻崇年還與超星公司共同向首都圖書館捐贈了《百衲本廿四史》。同時，閻崇年與華文出版社負責人共同向首都圖書館捐贈了一套26卷本《閻崇年文集》。



◆著名歷史學家閻崇年。記者張寶峰 攝



◆《閻崇年文集》正式出版。記者張寶峰 攝

書介

作者：鍾文音
出版：大田



訣離記

走過懺悔，走過哀悼，這回，走到了堅定的溫柔承諾……鍾文音在本書第一頁如此寫下：我一生中唯一經歷不變的愛，情是母親，其次，才是文學。鍾文音的《訣離記》，是相思、是懷念、是比永遠多一天，是一首拋棄悲傷的安魂曲。我們都將啟程，而永生的愛，慈悲、榮耀。

奈良美智：始於空無一物的世界

作者：奈良美智
譯者：袁環、唐詩

出版：大鴻藝術



本書由自傳〈半生〉、訪談（成長經歷、美術、音樂、文學與電影、陶藝、旅行、與他人的聯繫）、近年展覽、攝影作品、年表等內容組成。內文穿插從小到大的生活照、經典及近期新作品，由奈良美智本人親自述說關於自己種種的想法與人生。